

**STUDIES IN MO-SO
TRIBAL STORIES**

by Li Lin-tsang

麼些族的故事

李霖燦著

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

麼些族的故事·研究

序 言

魯家耀

這一本書以這樣的形式來和大家見面是我始料所不及的。早在十年之前，妻子匡教授便見到了我記的麼些故事第一集，他就有意要為我公諸於世；後來我進中大研究院民族學所工作，這一集故事遂在凌純聲老師主持之下，於民族學集刊第二十六期上予以發表。在「校舉贊識」的數尾上，我還說到這篇短文就是我的封筆之作，在那兒我向民族學系辭職道了再見。

却沒有想到說過了告別的話還是不能就此罷手，因為在兩年之後，妻子匡教授西艾伯華教授（Prof. Walgram Eberhard, California University）有「亞洲民俗・社會生活專刊」的籌畫計畫，半年之內，要出書十種，把我的麼些族的故事列為第四。——我因而想到，這項以照相版來印寫的辦法，省費而快捷，何不就此次纂寫的計畫，把自己歷年來有關麼些族民俗的著述論文，給他一個總的結集？

妻子匡教授商議的結果，她十分贊成，而且主動地請我工作，把這二十多篇的文字，照原樣照相版審集成書

，看一層二十年的歲月之功，在美麗的玉龍山下都是做了
些什麼；另一方面是以這項初步的結果，向各位師友座前
奉請教益，看看該改正補充些什麼。

雖然都是些舊作，但是被讀一遍，仍還是有一些異樣
感觸湧上心頭：就是這一點羔“粗擬稿品”，究竟花費了我年
輕時代的七年歲月麼？——當此，我還有和張琨博士合編
的廣雅象形文字字典，又同和才合編的廣雅標音文字字典
以及廣雅經典譯註七種等，然而，只這一星點滴，和漫長
歲月相比，何其寢乏！

而且，依現在的眼光水準來看，此大半草率而不成熟，
又有意於混上一段時光，把這一段羨慕生涯的結果，以
現在的眼光，從頭到尾重訂正一遍，却一直抽不出時間來
料理。如今先有些照相版的書集一編，雖沒有修正
誤改藏全，却有翻檢時空的便利，日後的通鑑編組亦即有
助根據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，所以就決定如此原貌不移地
公諸於世。當今世事，瞬息萬變，留下一點痕跡總比春夢
無痕要好。如王這種照相版印刷，當日面貌具在，雖有一
些因為政策演進變換的毛病，但逼真得很，多雜誌的本末
面目以及當日的情景色色歷歷如繡，別有一番親切之感！
回憶昔日在雲南邊疆橫斷山脈中的龍騰山原蹤，夢想

到玉龍大雪山的美麗景色，以及麗江父老的眷注深情，我自寬那幾年的戰時生活光復得報，想起來滿覺得虎虎有生氣，——這一年平靜的歲歲已是我的摩挲民族研究的序幕，當日原是計畫着要再回書以竟全功的，如今遙島流寓，不具圓滿景相，是我心中最為遺憾的事。我現今心中所掛的有兩項希望：一是早日回步加額以儘地完成摩挲族的研究工作，有始有終，這一生才算是有了一個完滿的終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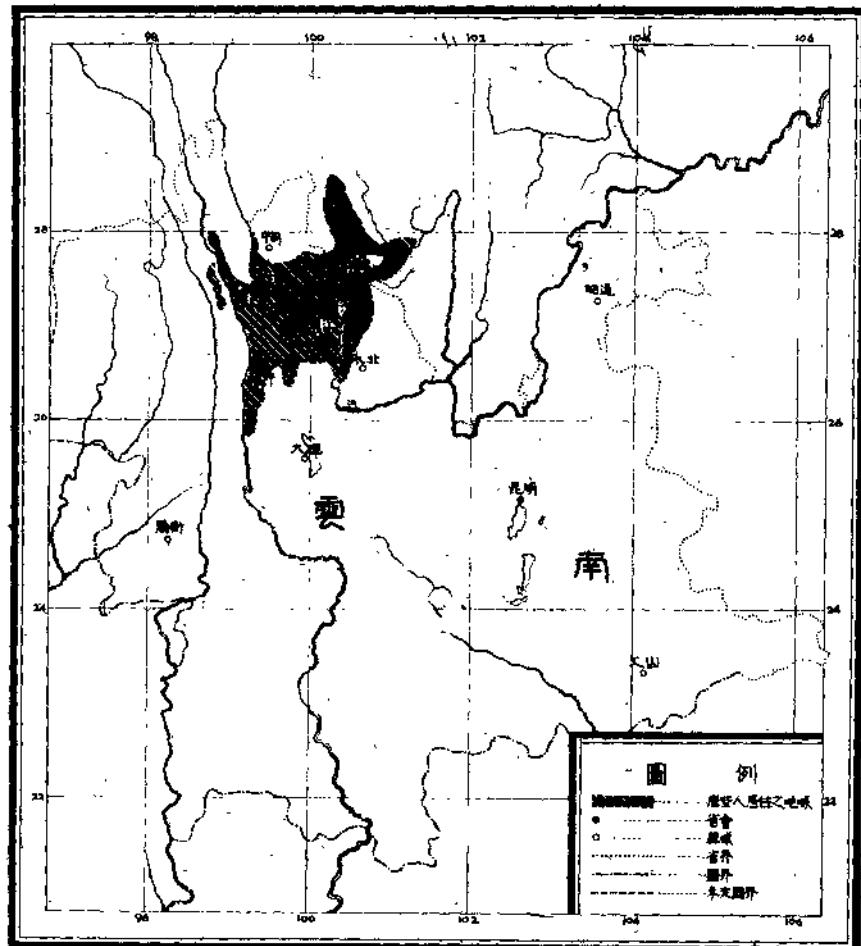
若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在現今的情況之下，我理應撰寫一篇摩挲研究的現階段的文字，把廿年來鑽研經過，內中甘苦、以及何處有資料，何處有問題，那一帶多重要踏勘（如無量河上游一帶），踏勘時當注意那些點？身為博物館員，還想到了有那一些珍貴標本應該採集……舊金戶之事，必須告訴金戶，這樣才能心安，為的是便海內該學的朋友，可以免去多走冤枉道路；不浪費一點時間就可以藉着鑽研下去，每一組研究人員，当他需要的時候，都有這項詳盡交代的責任在。

然而，這事在一箇大圖書館的附近才能完成並噴神氣，因為許多珍易的全部著作，如駱克博士（Joseph F. Rock）等人的論文專著，都多一一列目註明，才能完善可用，如今匆促成書，連一個詳尽的研究書目都開不完整，只怪候

請異日再來補綴了。——我懷此意已久，如今在這兒重說一遍，一以道謝董子匡教授的這番好意，一以誌我對這些研究的念念不忘，希望不久，天從喜願，我以目前的兩種願望，能實現其中的任何一項，那我這一段的治學軌跡，才有了完美可觀的線條，好以這幅美圓滿相的美麗藍圖，來答謝關心我的各方師友和玉龍山下的白雲故友。

五十九年七月十六日

外双溪 故宮博物院



麼些族之地域分佈

清代麼些人像

清世宗御覽卷之九
臣等謹將乾隆乙卯年正月廿二日奉旨奉表奏請以本氏女為恭
使華水使司正三司官入學者奉表奏請以本氏女為恭使華水
始作物母惟以正月二日登山禮神上呈表奏請



清乾隆時隆乾殿中所繪中國首職繪所還謝時

國立中央博物館藏

清代些麼人像



清時乾隆時所繪之中國首職繪圖

國立中央博物館藏

麼些族世居之地

雲南西北部玉龍山區



從麗江壩北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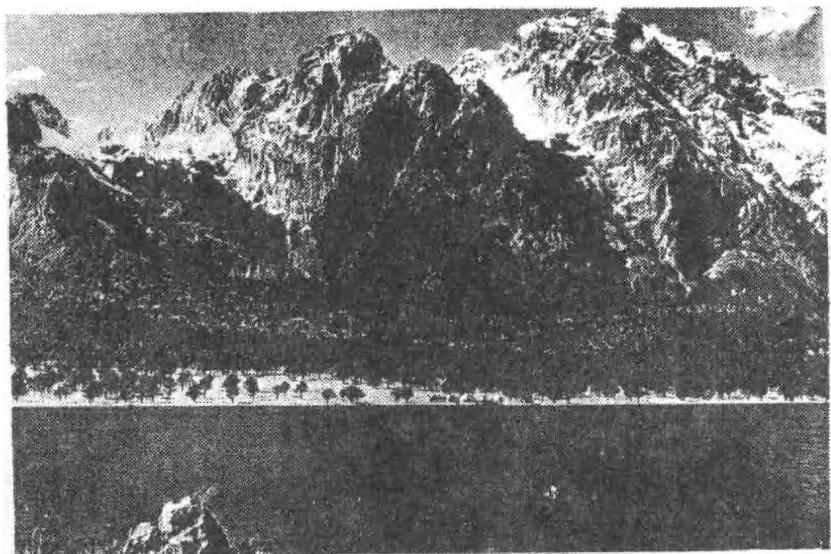
玉龍山采側面



瀘沽湖·水寨島 土司住所



雪後景色



大雪山乾海子



農家麥架

近代麼些女像



麗江婦女的服飾 肩搭日月，背負七星



婦女的裝束
西康益源左所土司地



永寧少女的盛裝

目 次

麼些族的故事

一個文學觀點研究的嘗試

I. 從文藝觀點看麼些故事

II. 需些族的故事八篇舉例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一、 <u>教和庶的故事</u> | 五、 <u>淡水的故事</u> |
| 二、 <u>分禪分歲的故事</u> | 六、 <u>白鷺場的故事</u> |
| 三、 <u>青蛙和烏鵲的故事</u> | 七、 <u>多巴神靈的故事</u> |
| 四、 <u>十二生育的故事</u> | 八、 <u>都羅摩文的故事</u> |

I. 從文藝觀點看麼些故事

我之收集麼些故事，本身就是一篇很有文藝情味的故事。

對日本的抗戰促成了許多學校的大遷徙，那時我正在杭州藝專學畫，由美麗的西湖邊一路遷徙到西南高原上四季如春的昆明。湖南到雲南的這一段路程學校本來預備的有汽車，但我和幾個好事的朋友忽發便勁硬要一步一步親自丈量過去，橫斷貴州省苗區的步行遂使我對邊民藝術發生了深切的興趣，這可以說是我有志於邊疆事業的開始。

二十八年我到了昆明，一天李晨鳳兄約我去謁古翠園手鄭懷蓀先生，我在他那裏第一次看到了麼些族人用象形文字寫成的經典，狹長的貝葉經形式，掀開來滿紙鳥獸蟲魚的荒唐圖畫，我心中忽然一動，這是什麼寶貝？」鄭先生笑道：「我也是好奇收來的，原以為它是初民的樂譜，現在才知道只是一些故事。」——怎麼，這種小孩子畫的圖畫竟會是故事，世界象形文字的系統中還沒有這麼美妙的樣本出現過！當時我便默默地下一個心願，不管它講的故事如何簡單稚拙，只要還能組織成篇，總比美洲紅印地安人的圖畫文字要美麗完備得多了，我願意為這一項文字學上的國之瑰寶貢獻此生。

那時藝專有幾個愛好文藝的朋友組織了一個高原社，約我一同去看沈從文先生。沈先生因為聽說我是徒步旅行團中的壯士，便對我誇耀雲南邊地景色之奇麗與文化寶藏之豐富。隨手由書架上抽出一本駱克博士（Dr. Joseph F. Rock）對一些經典的譯文遞到我的手上，意思好像說，你誇苗區好何美好，請你也看看雲南的邊地是不是更美。他的預期效果不錯，我隨談隨聽信手披閱一遍，使我知道鄭先生處的圖畫文字，不但是故事，而且是很完整的故事，果然較苗區的尤佳，於是我的興趣更高決心更堅。

沈先生又告訴我這一族人是住在滇省的西北部的麗江，在橫斷山脈的近旁。在那裏又有一座美絕人寰的玉龍大雪山，他們許多朋友都神往已久，正在等機會去開眼界。這一夕談話使我的決心馬上變成行動。橫斷山脈，這個名字像是在對我挑釁，記得在小學地理教科書上我會看見牠，那時就不以牠為然，小小的心靈想，我國的山脈既都是由西而東，你幹要在自北向南，橫斷兩個字多麼的不順眼，現在又狹路相逢你未免有點欺人太甚，麗江既在橫斷山中，我便偏要去踏勘，看能征服你不能！加上那時我正在作風景畫的各種嘗試，玉龍大雪山對我不啻又是一個極大的引誘，雪山在宗教上可以成宗，難道在山水畫上就不能成派麼？苗區既已落在背後，且把船輪轉向滇省西北，要邁步大雪山下去探尋這種圖畫文字的老家。

有願竟成，恰巧這時滕固先生在作藝專校長，他正有意對西南邊民藝術作一番調查研究的工作。我馬上擬一個一些民族及古宗族的藝術調查的計畫呈送上去，預備約邱鑑先生擔任圖案方面的調查，俞鵬兄擔任音樂，我則負責繪畫文字。

這計畫很快的就准了，但臨出發的時候却只剩有我一個人，因為他們都有所牽掛，我便驟然獨往。途經大理，我已心醉，登點蒼山頂，望玉龍白雲，我更神馳，等我到達‘金生麗水’的麗江，民俗樸實，父老迎人，忽生如歸故鄉的親切感覺。我家在漾省蘇門山下，百泉水清，景色亦稱奇絕，但抗手玉龍太古綠雪，“故鄉無此好湖山”，等在金江玉龍之間作了一番巡禮之後，對這一帶景色，我更虔誠皈依，悠然生了願終老斯鄉的意念。

時光過得真快，我剛由金沙江北岸調查歸來，便接到學校催我回去的信，我趕快去發掘一下‘圖畫文字’的寶藏。記得那天是廿八年的八月八日，周鍊心兄領我到老‘多巴’（一些巫師）和土貴的家中，打開一冊祭龍的經典，就是這集故事中都麻威突